

# 共生理论下游牧文旅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以新疆喀纳斯河谷为例

张耀春, 杨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规划设计所,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要:**文化是旅游的动力和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和渠道。文化和旅游相互融合、协调共生已成为中国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基于共生理论框架,诠释了共生理论的内涵,分析了共生理论在文旅产业中发展的现状以及文化和旅游的关系效应。以新疆喀纳斯河谷游牧文旅产业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共生单元和共生环境现状,提出基于共生单元自身特征而形成的文旅产业发展共生模式和依托共生环境优化而形成的文旅产业融合共生模式两种类型的路径方向,即文旅共生模式,以期当前文旅产业置入背景下对文化利用和旅游开发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共生理论;游牧文化;文旅产业;新疆喀纳斯河谷

**中图分类号:**F592.7;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4)02-0069-09

文化是旅游的动力和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和渠道。文化和旅游相互融合、协调共生已成为中国旅游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发挥文化资源的衍生优势,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旅游品牌,拓展旅游空间;发挥旅游的市场优势,创新文化形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文化精神。特别是2021年国家新颁布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指出,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不断巩固双生共赢的良好局面<sup>[1]</sup>。

喀纳斯河谷以喀纳斯风景区著称,位于新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和白哈巴县北部,地处中国与蒙古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四国接壤地带段,由八大自然景观区和三大人文景观区组成,景区面积10 030平方公里<sup>[2]</sup>,被誉为“人间净土”。然而,自然资源只是喀纳斯风景区的背景,而文化资源才是她的主体。喀纳斯河谷生活着哈萨克族、图瓦人等游牧民族,在历史变迁和长期发展过程中,节庆节日、传统服饰、饮食习惯、转场游牧、人生礼俗等为主的多类别草原文化不断融合,共同构成了喀纳斯

河谷发展文化旅游的资源基础。可以说,正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促进了喀纳斯河谷文旅产业的发展,使其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撑点。学者们从产业融合<sup>[3]</sup>、全域旅游<sup>[4]</sup>、文化振兴<sup>[5]</sup>、新媒体<sup>[6]</sup>等视角方面探索了文旅产业之间的发展路径,其中,共生理论作为一种区别于传统视角的理论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文旅产业发展的路径探索中,但是针对边疆地区民族文化的共生利用研究非常缺少。基于此,本文以新疆喀纳斯河谷悠久的历史遗产——游牧文化这一独特文化类型的旅游开发为研究对象,尝试将共生理论纳入游牧文化和旅游构成的文旅共生框架,分析共生单元和共生环境现状,探索喀纳斯河谷游牧文旅产业发展的路径——共生模式,以期更多相似地区文化和旅游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 一、共生理论概述及相关应用研究

### 1. 共生理论概述

“共生”一词源由德国真菌学家代贝里在1879

收稿日期:2023-01-09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长城文化公园(新疆段)文物活化研究”(2023VZX006)

作者简介:张耀春(1996-),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干部,硕士,研究方向为文物古迹保护与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

杨静(1970-),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正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博物馆文创产品开发。

E-mail:2115240171@qq.com

年提出,后经范鸣特和布科纳等苏联生物学家逐步深化完善,形成了系统理论,可将其定义为:多种不同物种生物体在竞争生存空间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互惠共赢、互相协助的发展关系。一般来讲,共生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sup>[7]8</sup>,共生理论认为共生由共生单元、环境、模式三大核心要素组成(图1)。其中,共生单元是构成共生体的基本单位。共生环境是除共生单元之外所存在各种影响因素的总和,依据影响效果可将共生环境分为正向共生环境、反向共生环境、中性共生环境,与之相对应,正向共生环境促进共生体积极共生,反向共生环境抑制共生体积极

共生,中性共生环境则对共生体没有明显的促进或抑制的偏向性。共生模式是共生单元之间相互融合、作用、影响的形式,反映共生单元之间作用的强度,按其作用结果分为互利共生、偏利共生、寄生。互利共生是两共生单元相互补充、平衡需求,实现双赢或多赢的一种共生模式。偏利共生中共生单元多是单方面依赖,依赖方满足自身需求,带来极大程度的有利影响,而被依赖方有利影响较小。寄生使得共生单元寄生方受益、被寄生方受害,共生中要避免寄生现象的发生。此外,共生模式的确定又受到共生单元的自身特征及需求和共生环境的共同影响<sup>[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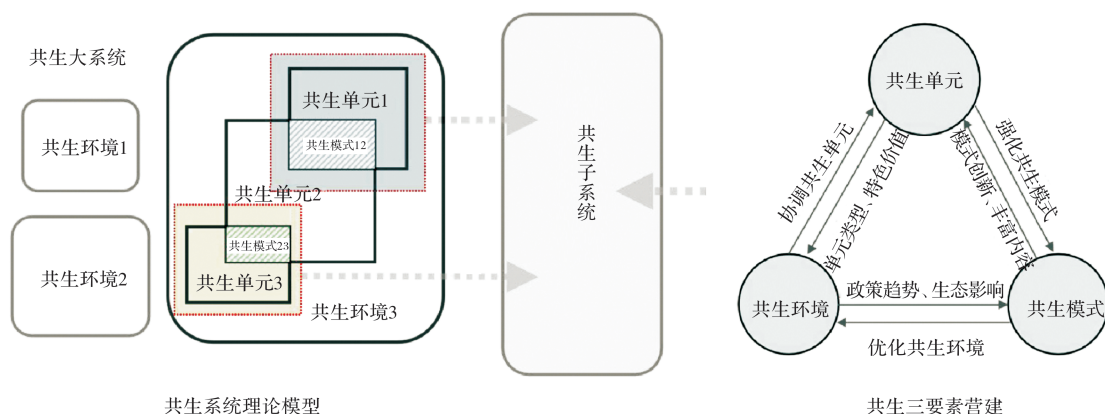


图1 共生系统理论模型及共生要素营建策略

## 2. 共生理论在文旅产业发展中的研究

共生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随着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共生思想已融会于经济学、社会学、建筑学等各个应用领域并呈现出不同的涵义。共生理论在我国最早由袁纯清于1998年引入社会经济学领域,认为共生是一种可塑状态下的社会现象和科学方法<sup>[9]5</sup>。在矛盾疏解和可持续发展需求的驱动下,共生理论被学者从生物学领域引入到旅游领域<sup>[10]</sup>。Peter<sup>[11]</sup>首次将共生理论应用于旅游领域,钟俊<sup>[12]</sup>开启了国内旅游共生研究的热潮。近年来,共生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民俗文化<sup>[13]</sup>、村落文化<sup>[14]</sup>、红色文化<sup>[15]</sup>、遗产文化<sup>[16]</sup>等多种文旅产业领域,为文化利用和旅游开发提供了理论基础。正如引言所提到,现阶段对民族地区游牧文旅产业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共生视角下的探索,以促进游牧文化的保护和旅游开发利用。

## 3. 共生理论下文旅产业共生效应分析

游牧文化和旅游作为构成游牧文旅产业这一

共生体的共生单元,两者之间共生关系的形成是其核心,即两单元之间采用何种模式才能互相利用彼此优势,形成共同发展的作用关系。所以,本文所说的共生是使得具有互补性或对立性的双方适应外部环境所建构起来的相互协调、促进、融合的模式关系。就文旅产业发展而言,首先进行文化价值和市场旅游的深入分析,并通过政策、生态、设施支持,所形成互惠互补的发展路径,本质上是文化和旅游共生单元在特定共生环境下形成的文旅产业互利共生模式,并最终释放“1+1>2”的系统效应。而同时由于对文化地域性和过度商业化的忽视,致使文旅产业发展走向寄生和偏利共生的不利模式,则会触发“1+1<2”的能量损耗。因此,游牧文旅产业全产业链的发展不是游牧文化和旅游单元间简单的机械组合,而是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要做的是尽量规避不利模式的发生,探索有利于游牧文旅产业的共生模式。

## 二、共生单元：喀纳斯河谷游牧文旅产业共生现状分析

### 1. 文化单元

#### (1) 文化资源丰富。喀纳斯河谷游牧文化历

史悠久、资源丰富,生产文化和生活文化两类游牧文化不断交叉融合,表现出历史源流、居住行为、民间艺术、转场游牧等 13 种形式多样、种类丰富的游牧文化类型,衍生出各种文化资源开发方向,构成了喀纳斯河谷文化旅游发展的文化背景和资源基础(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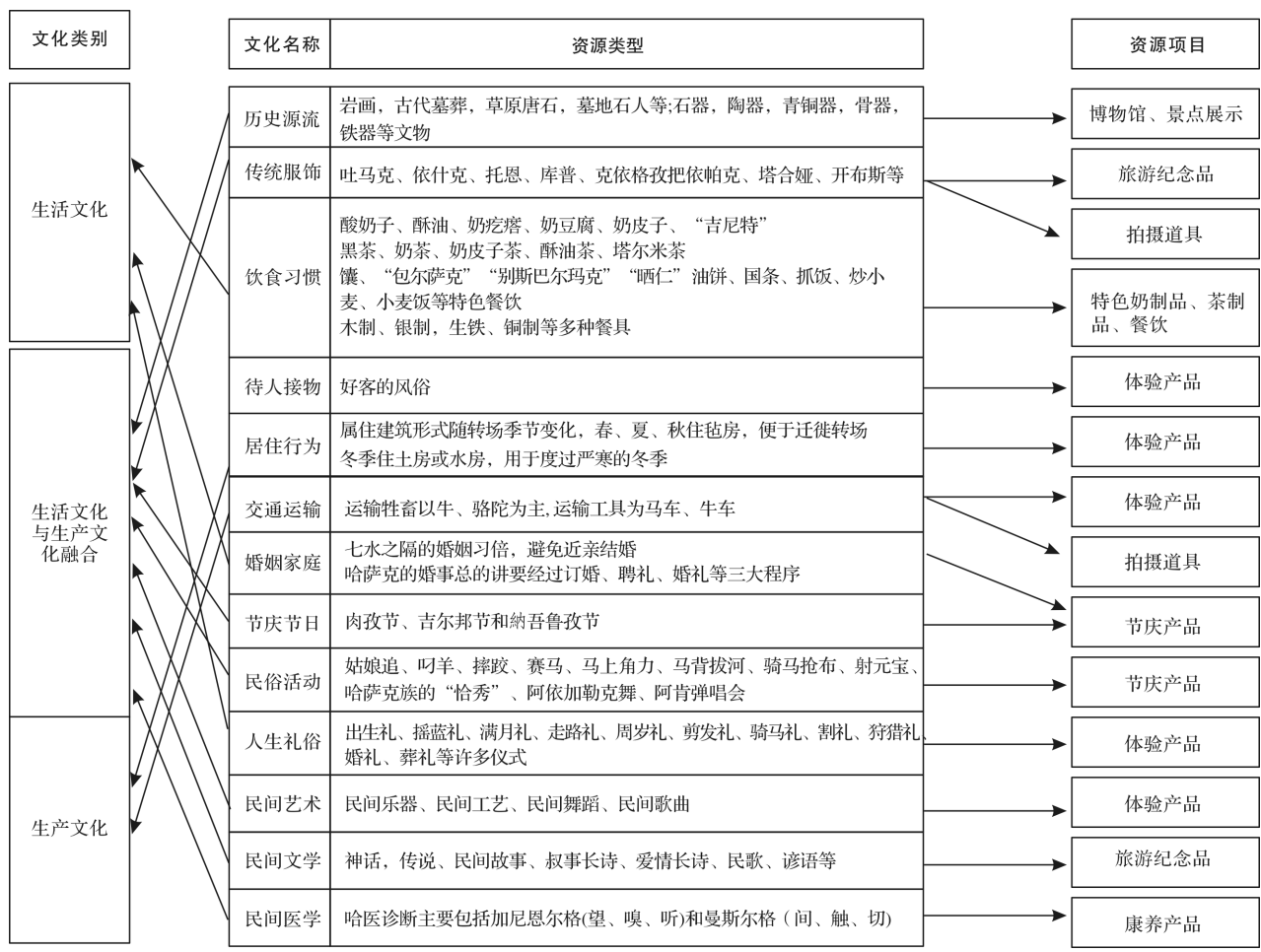


图 2 喀纳斯河谷游牧文化资源类型

(2) 文化特性明显。喀纳斯河谷游牧文化资源无论是从历史源流还是传统生活方式、民俗节日等方面均表现出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化特征,其具体特性表现为:①历史沿革沉淀深厚。喀纳斯游牧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历史沉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塞种人、呼揭人游牧于阿尔泰山周围,此后匈奴人、鲜卑人、柔然人、突厥人、薛延陀人、葛络禄部族、拔悉密部、回纥人、吐蕃人、蒙古人、哈萨克族在历史发展中先后在此游牧<sup>[17]10-18</sup>。形成了丰富的古遗址、古墓葬、岩刻画、岩绘画、草原鹿石、墓地石人等文物古迹,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铜器、铁器和印玺等其他具有珍贵历史价值的金属器物。

②资源静态与动态并存。喀纳斯河谷游牧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丰富多彩,既有阿尔泰山岩画、古代墓葬、墓地石人等一批具有珍贵遗产价值的静态历史文物,又有哈萨克族民间文学、表演艺术、民俗礼仪、传统手工、体育竞技等悠久传承价值的动态民族文化,静态与动态文化资源在广阔的喀纳斯河谷大地上相互融合。③资源时空分布尺度大。喀纳斯河谷游牧文化遗产资源从时间上可追溯至距今 1~3 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sup>[18]</sup>,其马皮滑雪文化生态至今在雪板形状、选材、工艺等方面仍然保持着原始的状态。空间上喀纳斯河谷位于地处欧亚大陆中心的阿勒泰地区,作为阿尔泰文化的地理中

心,沿阿尔泰山南北还有几条草原丝绸之路,从贝加尔湖以南向西沿额尔齐斯河直趋钦察草原至欧洲<sup>[19]488</sup>。中国与欧洲的草原“丝绸之路”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有的已经不复存在,有的依然分布在阿勒泰地区广袤的大地上,对哈萨克游牧文化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④与边境交融独具特色。阿勒泰游牧文化旅游资源相比甘肃的哈萨克族聚居区来说,还兼具边境特色。喀纳斯河谷所处的阿勒泰地区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三国接壤,并建有吉木乃、塔克什肯、红山嘴3个一类陆路口岸,其边境线长达1197公里,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北通道和新疆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地区,其突出的地缘优势,具有发展边境旅游的巨大潜力。哨所、界碑与哈萨克族游牧场景在阿勒泰蓝天白云下、林海雪原

里、广袤的草原上构成了雄壮优美的画面(图3)。阿勒泰边境戍边、守土、民族回归等可歌可泣的爱国教育素材众多,以边境游牧风光来进行观光旅游产品开发可在开展爱国素质教育同时,达到边境观光休闲的旅游目的。发展边境旅游对边疆经济繁荣、边疆稳定巩固发挥着积极作用,是边境地区利用区位和旅游资源优势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

## 2. 旅游单元

(1)观光型旅游产品众多。喀纳斯河谷不同类型的自然旅游资源组成了品质高、种类丰富、资源组合良好的旅游产品(图4)。早期依托优质自然资源很容易开发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旅游景区。然而,以观光型景区为主的资源导向型开发往往开发层次低,投资水平低,文化价值难以体现,难以充分发挥喀纳斯河谷旅游资源的价值。



图3 喀纳斯河谷边境旅游村白哈巴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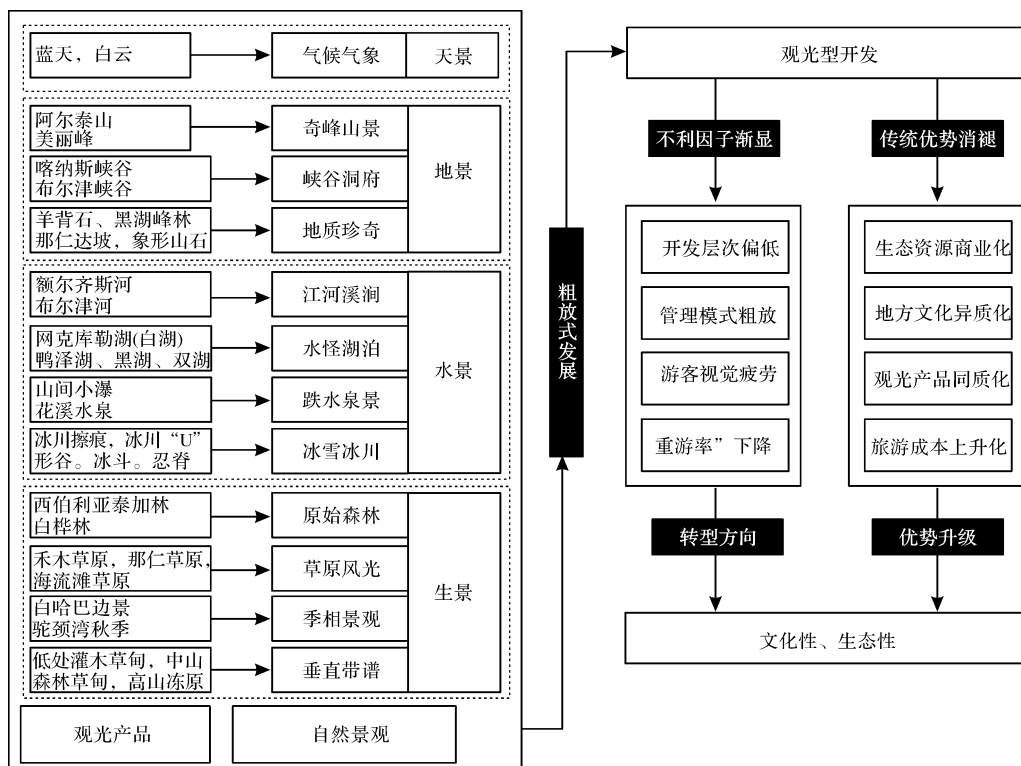


图4 纳斯河谷观光型旅游产品现状



(2)游客时空规律明显。喀纳斯河谷以自然资源为导向型的发展思路,因自然环境随季节变化其旅游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依托自然景观存在的文化景观也随季节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大规模游客流量也表现出明显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时间性方面,旅游季节集中在每年的5-10月,以7-9月为旅游旺季,游客流达到一定的高峰(图5),黄金季节相对较短,在剩余的6个月里不会有大规模的旅游活动;空间性方面,喀纳斯河谷旅游线路以贾登峪和禾木为双中心呈现营地式结构,禾木服务中心是

游客前往禾木村的集散中心,贾登峪服务中心是游客前往喀纳斯湖区、观鱼台、白哈巴村等喀纳斯主景区的换乘中心,绝大多数游客都要经过贾登峪门票站。喀纳斯河谷作为北疆核心旅游吸引点,新疆北部游客流很大一部分汇聚于喀纳斯,整个大喀纳斯旅游区的旅游流基本呈现“中热东温西冷”的空间结构。中部以“贾登峪—白桦林—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鸭泽湖—喀纳斯湖”一线为核心,东部以禾木旅游区为核心,西部以白哈巴为吸引点(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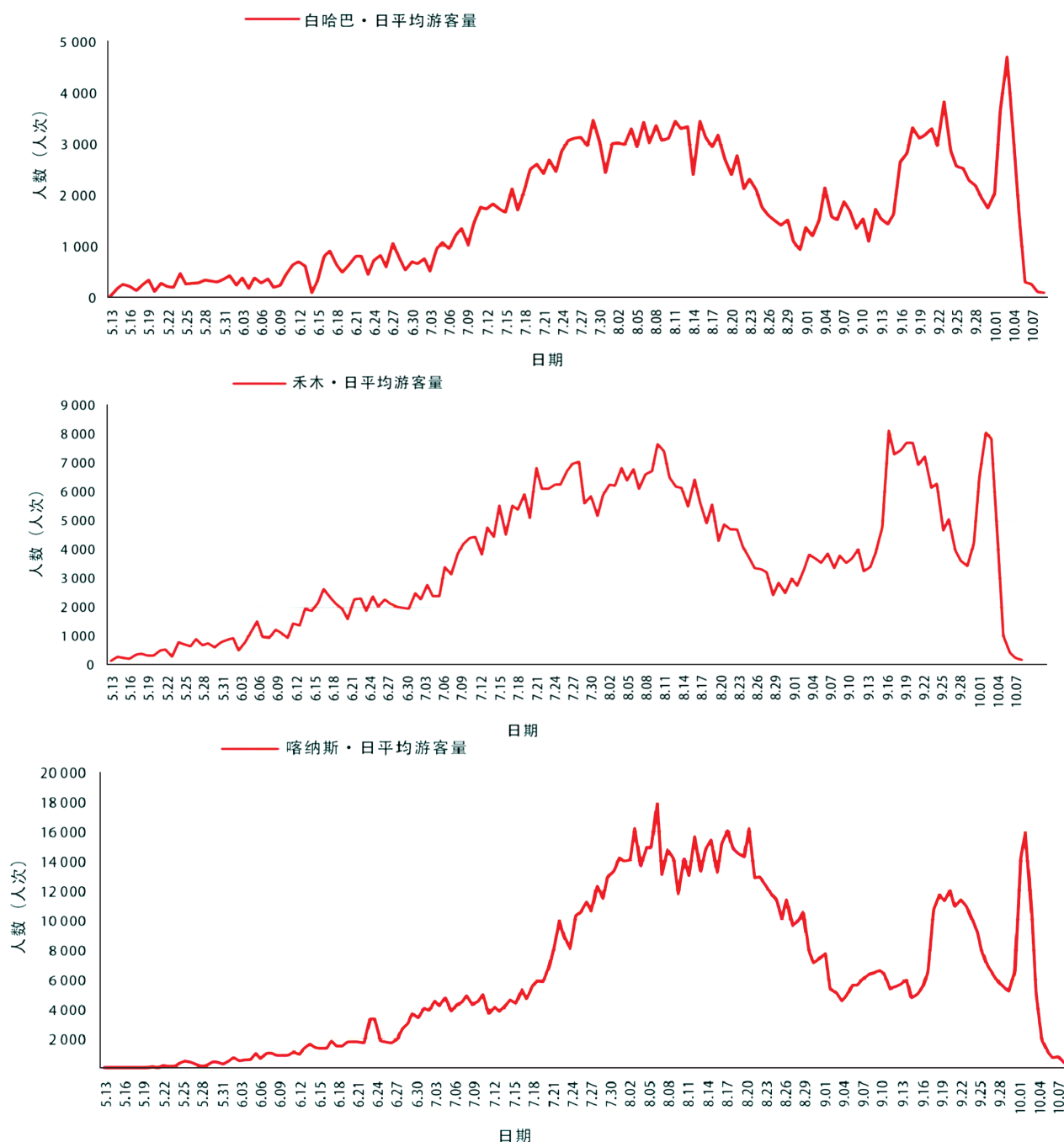


图5 喀纳斯河谷主要景区日平均游客量(2019-2021年)



择,但高额的交通费用、长途的出行距离仍使得很多潜在游客望而却步。但喀纳斯所在的阿勒泰地区位于亚欧大草原的中心位置,也是阿尔泰文化<sup>②</sup>的地理中心,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诸民族的发祥地,文化地缘环境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喀纳斯河谷旅游区地处四国六边交接之地<sup>③</sup>,围绕阿尔泰山形成了南北两大区域,以五大口岸出境、入境的客源市场拥有广阔的前景,距离中亚和世界上最大的客源市场欧洲近,其发展跨境旅游、边民互市的区位优势条件得天独厚。

#### 4. 设施环境

喀纳斯河谷外部,建成布尔津至喀纳斯机场、喀纳斯河大桥等一批重点交通项目,有效解决了制约喀纳斯旅游业发展的“进入难”问题。喀纳斯河谷内部,沿途设立了休息营地、露营地、观景平台、安全检查站、民俗餐饮、草原民宿等接待设施,为骑马旅游、徒步旅游等极具文化体验和地域风情的旅游活动创造了条件。在文化软设施环境方面,形成了禾木村、白哈巴村、喀纳斯村三大著名的人文景观区,为游牧文化的培育发展奠定了具有广度和深度的设施环境。

### 四、共生模式:喀纳斯河谷游牧文旅产业发展的路径

共生模式的确定受到共生单元的自身特征及需求和共生环境的共同影响,通过对喀纳斯河谷文化单元和旅游单元两类共生单元自身特征以及共生现状分析,结合促进两者之间共生模式形成的机遇、生态、地缘、设施等共生环境要素,喀纳斯河谷游牧文旅产业发展形成了两种类型的路径:一是基于共生单元自身特征而形成的文旅产业发展共生模式,二是依托共生环境优化而形成的文旅产业融合共生模式。

#### 1. 基于共生单元自身特征的文旅产业发展共生模式

(1)文化保护与旅游发展并重的共生模式。自秦汉起,游牧文化就以其独特性而成为我国三大经济文化之一<sup>[24]</sup>。其文化遗产价值是维系游牧民族生存的精神纽带和推动民族发展的智慧动力。因此,游牧文旅产业的发展首先要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的原则,通过“保留、分离、传承”的手段来

应对文化过度商业化。保留是指对游牧文化中因社会经济发展失去生产价值的部分做有意的保留,并赋予旅游吸引物的新功能;分离是指将游牧文化中礼俗和仪式实行分离保护,具体表现为将出售给游客的文化展示在形式和内容上稍作修改,区别于只能在特定的场合举行的仪式,以求在不同的场合表现不同的意义,进而保护文化的真实性、神秘性;传承是游牧文化保护的关键,在于文旅产品的开发中融入文化内涵,增强本民族的身份意义和旅游者身份认同。游牧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历史价值,只有在保护中求发展,才能保持文化利用的可持续性。

(2)品牌塑造与旅游管理兼具的共生模式。喀纳斯河谷蕴含着大量的游牧文化旅游资源,之所以文化和旅游单元共生档次偏低、仍处于以静态展示为主的初级阶段,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是主要原因。

建立统一协调机制是首要,文旅主管部门、文旅协会、文旅专家库、企业纳入统一工作机制范畴,政府部门应主动将开发权和经营权推向市场,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开发精品线路旅游是必要,精品线路的开发策划应深刻体现游牧文化价值,开发千里游牧自驾游、草原徒步探秘游、山水胜景四季游、牧家生活体验游、边境观光爱国游等不同主题、各种层次的文旅线路,体验哈萨克斯坦游牧转场的自然与文化景观。塑造文旅融合品牌效应是关键,以资源现状为依托,契合旅游市场需求,打造千里牧游体验、边境游牧观光两大国际品牌,草原丝绸之路、多彩民族节事、哈族民族工艺、牧家生活体验、游牧文化科考五大国内品牌,从而形成对广域、中域与近域市场的全方位吸引。精品路线和文化品牌是喀纳斯河谷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合理利用文化资源的方向策略,以此来弥补季节性旅游带来的缺憾,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

#### 2. 依托共生环境优化的文旅产业融合共生模式

(1)外部动力促进文旅产业升级的共生模式。全面立体的共生环境为共生单元密度与维度的双向增容提供保证,数量多、领域广、质量优的共生单元更易产生共生能量<sup>[25]</sup>。机遇、生态、地缘、设施环境所组成的喀纳斯游牧文旅共生环境是促进文旅融合共生模式的发展动力,在充分利用共生环境正向作用、提升中性作用、消除反向作用的基础上,增加提高服务水平、培养专业人才等方面的发展动力,以丰富喀纳斯河谷景区游牧文旅共生的原生环

境。喀纳斯拥有世界级的旅游资源,理应配备具有顶尖水平的接待、解说、浏览、研习等旅游服务,而旅游服务水平的提升依赖于旅游专业队伍的建设。喀纳斯文化旅游开发中特别需要一批既了解哈萨克斯坦民族文化知识,又懂得旅游市场规律的专项人才,构建这样一支能力合理、训练有素的人才队伍是喀纳斯景区文旅共生最迫切的智慧需求,是推动大喀纳斯旅游产品体系从传统的观光型旅游目的地向具有高附加值旅游产品体系的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迈进的动能。

(2)智慧技术赋能文旅产业融合的共生模式。随着以文旅融合为代表的文旅共生渐成网络高频热词,文化和旅游在以数字媒体、短视频、长视频等新一轮数字经济的推动下,正在重构文化和旅游的新格局,即数字文旅。在数字技术赋能文旅融合过程中,作为博物馆界的翘楚,故宫博物院推出“VR 故宫”,敦煌研究院上线“云游敦煌”小程序,数字文旅突破时空限制,不仅给游客带来独特的沉浸式旅游体验,而且作为保护文化的一种手段,使文化遗产得到新生命的延续。可以相信在未来五年,国家将在制度、资金、教育、人才、行业组织等方面,为市场主体的数字化战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广泛的政策支持<sup>[26]</sup>,喀纳斯河谷景区应未雨绸缪,做好与数字化战略架接的平台,搭乘数字文旅的东方,实现喀纳斯游牧文旅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 五、结 语

推动民族地区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共生发展进而实现游牧文旅产业的内涵式创新,是我国民族地区实现游牧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针对目前缺少从文化单元和旅游单元两者共生融合角度出发探讨游牧文化资源富集区文旅产业融合共生的机制研究,笔者基于共生理论的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共生模式三要素架构研究框架。以新疆喀纳斯河谷为例,分析了游牧文化和旅游两大共生单元的特征和共生现状,探讨了促进共生单元发展的机遇环境、生态环境、地缘环境、设施环境四大共生环境,在充分利用正向、提升中性、消除反向共生环境的基础上,指出喀纳斯河谷游牧文旅产业发展形成了两种类型的路径:一是基于共生单元自身特征而形成的文旅

产业发展共生模式,二是依托共生环境优化而形成的文旅产业融合共生模式。由于文旅共生是一个多学科交叉、不断动态变化的复杂系统,相关研究结论还需进一步地检验和验证。

## 参 考 文 献

- [1]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J]. 中国会展(中国会议),2021(12):26-29.
- [2] 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 喀纳斯景区简介[EB/OL]. (2022-03-22). [2022-10-22]. <http://kns.gov.cn/govxxgk/001/2022-03-22/378ff02a-d5ba-495d-985f-8f242e37e482.html>.
- [3] 孟霏,付金路. 产业融合视角下的民族地区文旅产业互动发展研究——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例[J].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7,19(3):45-50.
- [4] 李淦,孙佳志,闫亚旗. 全域旅游视野下文化遗产与研学旅行目的地融合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 中国名城,2021,35(6):7-14.
- [5] 沈昕,葛惠芳. 乡村振兴下乡村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理论逻辑与路径选择——以徽州卖花渔村为例[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6(3):89-96.
- [6] 吴颖. 新媒体视域下山西文旅产业发展研究[J]. 经济问题,2022,(3):122-129.
- [7] 袁纯清. 和谐与共生[M].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 [8] 马航,刘琳. 基于共生理论的城市边缘古村的保护性更新策略研究——以深圳凤凰古村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2016(1):30-37.
- [9] 袁纯清. 共生理论——兼论小型经济[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 [10] 李聪媛,童茜. 旅游领域中的共生研究综述[J]. 价值工程,2016,35(7):8-10.
- [11] PETER F, STRINGER, PHILIP L. Toward a symbiosis of social psychology and tourism studies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84(1):5-17
- [12] 钟俊. 共生:旅游发展的新思路[J]. 重庆师专学报, 2001(3):17-19.
- [13] 刘纪英,吕青. 基于共生理论的传统民间艺术文化产业发展路径探析[J]. 四川戏剧,2015(12):19-22.
- [14] 孙应魁,塞尔江·哈力克,王烨. 基于共生理论的古村落保护与旅游发展策略探究——以新疆特克斯县琼库什台村为例[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7,32(6):84-91.
- [15] 柴寿升,孔令宇,单军. 共生理论视角下红色文旅融合发展机理与实证研究——以台儿庄古城为例[J]. 东



- 岳论丛,2022,43(4):121-130.
- [16] 李宇,张中波.“共生理论”视角下农村工业遗产的系统建构与更新策略研究[J]. 中国文化遗产,2023,(5):59-67.
- [17] 阿勒泰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阿勒泰地区志[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 [18] 阿不拉·玉素甫,胡金明,阿依夏木古丽·吐尔逊. 新疆阿勒泰滑雪运动研究[J]. 山东体育科技,2015,37(2):36-38.
- [19] 牛森. 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一辑[M]. 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
- [20] COHEN E. Authenticity and commoditization in tourism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88,15(3):371-386.
- [21] NATTAPON M,SOMSAK S. Chiangkhan: cultural modification for tourism and impact on local community [J]. International Proceedings of Economics Development & Research,2012,42(6):34.
- [22] 黄锐,谢朝武,李勇泉. 中国文化旅游产业政策演进及有效性分析——基于2009—2018年政策样本的实证研究[J]. 旅游学刊,2021,36(1):27-40.
- [23] 张耀春,塞尔江·哈力克. 草原旅游:新疆牧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J]. 新疆社科论坛,2022(3):35-40.
- [24] 吴琼,周亚成. 游牧文化中的生态环境观浅析[J]. 西北民族研究,2001(4):140-144.
- [25] 邵明华,刘鹏. 红色文化旅游共生发展系统研究——基于对山东沂蒙的考察[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84-94.
- [26] 戴斌. 数字时代文旅融合新格局的塑造与建构[J]. 人民论坛,2020(Supp.1):152-155.

##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Nomadic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Xinjiang Based on the Symbiosis Theory ——A case of Kanas Valley, Xinjiang

ZHANG Yao-chun, YANG jing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Center, Urumqi 830000, China)

**Abstract:** Culture is the driving force and soul of tourism, and tourism is the vehicle and channel of cultural exchange. The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China's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symbiosis theory, the paper defines its connotation and analyzes its development status in th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relationship effects between culture and tourism. Taking the development of nomadic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 Kanas Valley of Xinjia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atus quo of symbiotic unit and symbiotic environment, and puts forward two types of path direction, which are the symbiotic mode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ymbiotic unit of itself, and the symbiotic mode of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integration grounded on the optimization of symbiotic environment, namely cultural tourism symbiosis mode. It aims to provide usefu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on cultural utilization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Key words:** symbiosis theory; nomadic culture; 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 Kanas Valley in Xinjiang

【编辑 高婉炯】

图片来源:图1-图6均为笔者自绘、自摄,图5数据来源于喀纳斯景区管理委员会。

### 注释:

- ①八大自然景观区:哈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喀纳斯国家地质公园、白哈巴国家森林公园、贾登峪国家森林公园、喀纳斯河谷、禾木河谷、那仁草原、禾木草原;三大人文景观区:禾木村、白哈巴村、喀纳斯村。
- ②阿尔泰文化是指以阿尔泰语系地理分布为划分的地域范围,以语言、考古、民族和民俗等为研究内容的内涵丰富的历史文化。
- ③四国: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六边: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哈萨克斯坦国东哈州,俄罗斯联邦阿尔泰共和国、阿尔泰边疆区,蒙古国科布多省、巴彦乌列盖省。